

# 河那边的战友

■蒋殊



2019年春日的一天，阳光很好，微风很柔。

老兵刘兴华洗漱毕，早饭后，习惯性地站在自家32层窗前，比平时更大声地高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窗外的大河，不是滚滚的长江，而是静静的汾河；河两岸迎风而动、香气散溢的，并非稻花，而是含苞待放的迎春花与桃花。对刘兴华来说，有这条河，就够了。只有面对一条大河，那股豪气才会在他心底不灭。只要“一条大河”的歌声一出，青春的力量、脚下的热土，便要交替翻腾在他的心房。

几十年来，生命渐渐老去，唯有一种激情和血性潜藏内心，荡气回肠，犹如大河汤汤。

这套临河的新居，是他卖掉以前的老房子，于两年前如愿换过来的。

那一天，他穿起军装，戴好军帽，别齐军功章，临窗而坐。

“一条大河……”没想到，唱了多少年的一首歌，一开口却被一股热流硬生生地堵回喉咙里。

走过八十余年人生路，刘兴华终于住到了一条大河旁。守护着这条河，就似守护着不老青春、不灭的激情、不灭的火焰。

窗外静水深流，如他看上去波澜不惊的一颗心。

这个春日，他要出去寻一个人。

“长江——”

“我是黄河——”

“向我开炮——”

想象不出，眼前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当年在阵地上凛然向指挥部汇报的小战士。彼时，他年仅18岁；彼时，他突然发现阵地下方二三百米处，正有一个营的敌人匍匐着涌上。

没错，当年，刘兴华是上甘岭战役中的一名报话员。两年前，他以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身份软磨硬磨到参军的机会，四个月后，又以出色的业务能力被选中紧急奔赴前线。身负重担不达标，他带着尚存稚气的威严，率领一个小分队，包括他在内共21名报话员，背着21部电台雄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跋山涉水来到烈士的战场。

亲历如此残酷。他眼睁睁看着，只一两天，战壕内100多人的连队便只剩下十几个。于是，又一个连队补充上来，

再配一名报话员。他说，看不到恐惧，看不到退却，一双双年轻的眼眸里，只有火，只有钢，只有剑。

那场战斗中，牺牲了12名报话员。最初通过封锁线时倒下3名，战斗过程中中弹牺牲5名，还有4名因缺水、喉咙发炎溃烂而死。

他不动声色地讲述，声音里却透着不声不响的疼痛。

现在，刘兴华完全失去了听力。他说，当年在战场上每秒会投下6枚炸弹。再好的耳朵，也经不住啊。

功勋报话员刘兴华，到了孤独而无声的暮年。曾经的战友早已天各一方，有的陆续离开了这个世界。可那些青春而英勇的面庞，总是要在他面前摇摇晃晃。他们在猛烈的炮火中爬到高处修复炸毁的天线，他们趴在战壕内声音嘶哑地汇报，他们不幸中弹倒下……

或许这是上天赐予的吧。这一年，他在《山西志愿军老同志回忆录》中惊喜地看到一篇文章：《一名志愿军女译电员的回忆》。天哪，单单这个题目就让他惊喜万分，感慨万千。如果说“志愿军”三个字让他像看到老乡一样，“译电员”就如同重逢失散多年的亲人。泪水模糊中，读完那些熟悉的文字，他仰天长叹。

擦去泪痕，惊喜涌上。从文章最后的介绍里他得知，这位女译电员1954年转业到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就在太原中心工作直到退休。

这位比他大一岁的战友叫吴品，广东人，多年来竟与他同城。

遗憾，懊恼，继而生发出一股力量。今天的她，可还好好地生活在这座城市中？

理清思绪，他决定，去找她。

“当年近在咫尺却不相识的女战友啊，你生活得怎么样？身体是否安好？”出门，乘车，跨过窗外那条大河。一路按事先查好的路线，到了迎泽大街上的中国人民银行。

这样盛装的一名老军人，却完全没有听力。门卫担心有问题，不让进。刘兴华拿出证件，对方才明白眼前这位说话铿锵有力的老人着实是一位老兵，于是把他送到老干处。

处长一听来意，马上联系。让刘兴华开心的是，战友吴品还生活在这座城市，只是听说患了帕金森症。

拿着详细地址，刘兴华兴冲冲地离开银行。

街上车水马龙，他知道身边人声鼎沸，他知道有汽车来往穿行，可他的世界依旧一片宁静。然而他迫不及待地要去看望曾经的战友，到了那里他便会重又听到炮声隆隆。

在桥东街人民银行宿舍，刘兴华用颤抖的手敲开吴品家的门。家人开了门，刘兴华看到一位瘦小的老人坐在沙发上，双目无神，无视来人。战友吴品，

整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周遭的人和事都很漠然。

刘兴华按捺住心中的激动，缓缓走到她身边，立正，向曾经在同一座山头战斗过的战友敬了一个神圣的军礼。

就在这一瞬间，沙发上的老人转向他，一双眼睛透出神采，且马上举起右手，还以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一旁的儿子已经足够兴奋，握着刘兴华的手连声感谢：我妈被唤醒了！她回到战场了！

那一刻，年近久病的吴品老人定是回到了在炮火硝烟中穿行的少女时代。上甘岭战役时，她是一名19岁的译电员。她忘不了第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振臂一挥：“打剩一个营我当营长，剩一个连我当连长，绝不让阵地丢半分！”也记得营部通讯员黄继光用受伤的胸膛堵住迎面而来的子弹，还记得为了战局不吭一声被活活烧死的战友邱少云。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战友啊，当年，你是否就在战壕的那一边？或许，你曾经在隆隆炮声中听到过我嘶哑着喉咙大喊“我是长江”？

然而她不能说，他也听不见。他只好压制着心头涌动的激流，一桩一件给吴品回放上甘岭的往事。在她的回忆文章里，这段故事很简单。刘兴华执拗地以为她当年忙于译电没能亲见。

他要给她补上，不间断自顾自说了二十多分钟。吴品一直很安静，刘兴华听不到她喉咙里发出哪怕轻轻一声回应。但他能听到，她在听，很认真地听。他的眼神不敢有任何移动，就怕看不到她哪怕一个微小的反应。

刘兴华并不为自己一个人的讲述而遗憾，尽管，他很想这个在青春年代并肩战斗过的战友能开个口。哪怕，他听不到。

刘兴华俯身，将胸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标贴近她眼前。

靠在沙发上的老人，移起身子，竟坐直了。她眼里闪出的那丝亮光，刘兴华清晰地捕捉到了。

几乎都处在无声世界里的两个老人，那一瞬间，脑海里一定是烽烟滚滚，一定是热血沸腾，也一定是生死相依。

喃喃——啾啾——

“我是长江——我是长江——”

六十多年前，异国山中，他不是少男，她也不是少女。

他们是战士！

六十多年后，战士刘兴华伸出右手，战士吴品，颤巍巍张开右手。

两手手，紧紧、久久，握在一起。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豪迈而激荡地，刘兴华在战友身边，响亮地唱起这首歌。

##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2017年10月的一天上午，第一储备资产管理局南昌房管处党委书记曾建华乘车赶往青云谱区迎宾大道998号。她远远看见现场聚集了数十位老人，他们的情绪异常激动。

就在半小时前，曾建华接到管护员告急电话：一帮老人聚集在关停的租赁点，要求重新入住不复存在的老年服务中心。曾建华连忙拨打电话联系，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很快到位。经过两个多小时耐心劝说，老人们才逐渐散离返家。关停“和飞生物”项目的曲折历程，又在曾建华的脑海中浮现。

这处空闲房地产，是原某独立师撤编后几经转隶移交的营盘，2012年由“和飞生物”公司承租。2016年4月，曾建华率班子成员前往协商关停，遭遇无理纠缠。经调查得知，该承租人涉嫌非法融资正被司法机关调查，几经交涉后负责人竟藏匿不见踪影。

南昌房管处待关停项目共31个，“和飞生物”项目体量最大。经两个月反复协商奔走，8个可控托底项目如期完成关停。对剩余23个复杂项目，曾建华带领团队展开缜密梳理，并聘请律师逐个分解剖析，找准攻坚的切入点。孰料此时，“和飞生物”承租人突然发难，罗织理由提出天价索赔，并扬言部队不答应就对簿公堂。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南昌房管处党委领导已做好诉讼准备。2016年9月，南昌房管处向青云谱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提前解除租赁合同，并追缴拖欠租金及违约金。与此同时，“和飞生物”项目承租人向南昌市中院提起反诉，诉请判决租赁合同无效，以图赖掉拖欠租金及违约金。

2016年11月，南昌市中院依法驳回“和飞生物”诉讼请求，判决该租赁合同有效。中院胜诉早已成竹在胸，但曾建华焦虑的是解决问题的时间。曾建华率队奔走相关部门协调，同时，整理材料送交军队人大代表，委托其参加省人代会分组讨论时给予呼吁。在她不懈努力下，2017年12月28日，青云谱区政府、公安部门及人武部，联合组织现场办公，向南昌房管处办理正式移交，“和飞生物”项目租赁房产终于彻底收回。

## 二

南昌房管处管辖的储备房地产，散布于江西省境内28个地方。房管处31个关停项目分布于3市7县区，这意味着曾建华的很多工作，都必须在舟车劳顿中完成。

2017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曾建华接到上饶管护员林全清电话报告：经过连续半月的就近勘察，终于找到一处停工闲置厂房，可作为“邱氏涂料”项目迁移选址。

立即组织迁移！曾建华果断下达指令。“邱氏涂料”项目完成搬迁腾退，茅家岭的相关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她心头荡过一缕激情，7天的赣东北跋涉，

陆地想起了20年前自己当连队指导员的岁月，那时候我也常常替我的兵解答类似的问题。就连南疆的天空、景物和干燥的荒寂，都与我曾长久生活过的河西走廊和巴丹吉林沙漠如出一辙，不能不让我时时生出细密的亲切感。

然后是迈丹，这是一个边防连队，营院里有一棵植于1962年的五星杨。窗外烈日灼人，室内却凉意如秋。连队指导员走路一瘸一拐，原来是军马蹄滑倒时压伤了他的腿。战士们说，骑马巡逻返回时，马儿远远地见到营房，就会兴奋地飞奔起来，快得你几乎控制不住，这时赶紧抱住马脖子就是最好的选择。

还有什么吗？一切看上去都平淡无奇，出发前想象的壮怀激烈和期待的英雄传奇并未出现。一路上，我无疑嗅到了辽阔的芬芳，却无暇端详细小的花蕊。很多次，话题刚刚打开就又戛然而止。他们的故事未及倾听，我们又将集合离去，并在身后留下一张张面孔。每张面孔都如此普通，如同南疆天地间的树木、云朵和山石。你当然不可能记得住每一棵树、每一朵云和每一块石头，好在每个人记住那林草丰茂的绿洲、云朵盛开的蓝天和巍峨雄奇的高山。关于这一切，我会用文字赋予它们意义，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意义。

返回北京之前，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炮团一个小伙子发来的。他想让我写一篇他刚写的短文，这令我感觉开心，至少我又可以谈谈文学了。我知道，写作虽然是少数人的事业，但关注的永远是多数人的生活。喜不喜欢写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种生活都有其诗意。戍边军人的生活，其实早已成为了一种动人的叙事，而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鲜活的文学本身呢？

# 攻坚一线

■章熙建

可谓不虚此行。

位于赣东北的上饶市，散落着24个待关停项目。仅信州区茅家岭就集中了10个复杂项目，构成纠缠打结的“堡垒群”。这年3月初，曾建华带着律师肖红红赶往上饶。

上饶距南昌250公里，而上饶管护办远在茅家岭。曾建华下火车后搭乘公共汽车，颠簸14公里抵达管护办，随即前往项目点察看。中午吃个便餐，又接着找承租户当面对接。山野寒风凛冽，当地披着暮霭走出最后一个项目点时，已是浑身沾满尘土。

管护办仅有一排低矮平房，是上世纪末部队移防留下的家当。夜晚月光如水，曾建华和律师肖红红对坐简陋的办公室盘点问题：茅家岭10个租赁项目，之所以变成复杂项目，根子在毗邻相连，相互攀比。理清思路，曾建华找来管护员林全清，仔细询问附近区域工业用地的情况，赋予他一项紧迫任务：尽快在周边勘察选址，为茅家岭租赁项目迁移腾退做实“摆渡”工作。

茅家岭安排妥当，曾建华即赶赴上饶管护办的另一处所辖地：上饶县皂头镇。这里散落着8个待关停项目，类型和体量各异，但共同特点是复杂难推。曾建华在偏僻山村逗留数日，在协商劝停中切实把准问题，随后赶赴县委县政府，协调对接军地联合关停方案。

停摆攻坚期间曾建华9天上饶管护办，而处里的其他员工或蹲点或跑面，每人都来了不下十次，最长的一蹲就是十来天。

前出赣东北的第3天，曾建华风尘仆仆赶到150公里外的抚州东乡。站在“水泥铸件”项目堆货场，看着巨大的U型水泥构件堆垛，她不禁忧上心头。这些每个重达半吨的U型钢筋混凝土构件，正是铺筑农田灌溉渠的重要建材。此前，曾建华数下东乡，并派人4

次蹲守“水泥铸件”项目督导关停，促使承租人逐渐由拖延转向配合，最终在进场原材料消耗完毕后，停止生产拆除设备，并签订关停协议。

然而，只关停却未腾退，终究只是“半截子工程”。年底前完成清场腾退，成为曾建华此行的坚定目标。她给承租人提供两种选择：或降价促销，或选址转场。2017年12月中旬，“水泥铸件”项目最终以转场方式完成腾退。

## 三

2018年4月初，南昌房管处受领了一项新任务：接收驻江西2个农副业生产基地、1个房管机构。曾建华立即率领战友整装出发，分头行动，仅用6天时间就完成首轮对接。

4月的景德镇，遍野芳菲。在原火箭军某基地三龙农副业生产基地，曾建华留下会计涂丽霞在场盘点账目，自己则带着文员闵毓翻山越岭，对占地5000余亩的基地实地勘察。晚上挑灯夜战，对接移交具体环节，梳理编排当前要素。翌日上午，即紧锣密鼓约请当地农户商谈，拟制1227亩农田翻耕计划；安排聘工对3100亩湿地松采集松脂，并咨询林业专家，拟制长远管理规划。

2018年5月初，刚率队完成三龙基地接收工作返回南昌，曾建华再次接到通知：将贵溪的10万多平方米空闲营区，移交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作新组建部队队营区之用。

征尘未洗，任务又至，带谁出征？曾建华看着战友们满是倦容的脸庞，心里有些纠结。南昌房管处原编制10人，因改革期间暂停补缺，仅余1名现役军官及4名非现役人员搏击攻坚一线，清一色的女同志。

第二天，曾建华独自带着刚借调的退伍战士小丁赶往贵溪。步入曾经作为团机关的空旷营区，道路横平竖直，樟树粗枝怒龙，如同一张尘封的底片，刻录着当年军营的盎然生机。移防部队首长夸奖营区管理得好，曾建华心里明白，2017年这处营盘关停收回后，处里几位姐妹先后十多次前出督导整治和管理，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

仅两个小时，营院交接手续就利索办完。军车驶出营区，曾建华紧抿嘴唇，两行泪水扑簌而下，心头五味杂陈，压力瞬间释放。

2017年10月，曾建华带着文员闵毓等人，前往东乡、上饶、贵溪一线督导攻坚。贵溪工作结束后，同行战友们劝曾建华回家看看父母。曾建华的父母家在鹰潭，距贵溪仅20多公里，但她还是执拗地摇摇头：停偿正在节骨眼上，等攻坚告成再回也不迟。她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即率攻坚小分队登车赶往下一站。孰料，这一刻的执拗竟铸成曾建华一生的痛悔。两天后的凌晨，母亲猝发心脏病溘然辞世。得到噩耗，曾建华悲恸欲绝，万千酸苦涌上心头……

这些往事也只是在工作的间隙，才有工夫想想。回过神来，手头还有工作要处理。此时此刻的曾建华，忽然想起上饶一处关停收回营区，刚完成部队驻训保障任务，得顺道前往检查。她连忙告诉驾驶员改道前往上饶。

眺望窗外，群山如黛。曾建华仿佛听到心底有个声音：使命在肩，无怨无悔！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从和田到喀什，我们随着解放军文工团书画轻骑队一路西行。在莎车，书法家们从早到晚，几乎每人都写了上百件作品。20天行程下来，轻骑队先后搞了大大小小数十场为兵服务活动，创作了几千件书法和百余幅美术作品，受到部队官兵欢迎。

作为文学创作员，出发前我设想，在遥远的喀喇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军营里，必定潜伏着众多深藏不露的文学爱好者。他们怀揣着大小不等的文学梦，仿佛玉龙喀什河中尚未被人发现的籽玉，正等待着一次惊喜的相遇……

每到一地，我们正儿八经地跟战士们座谈交流，谈谈读书写作的话题。可我不确定我们说的是不是他们想听的，也很难确定他们问的究竟是他们真想知道的，还是仅仅出于礼貌。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却说不出哪里不对。战士们黝黑的脸、粗糙的手、发白的迷彩服和磨损严重的作战靴一再表明，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尽力地做着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们很忙也很累。常常在短暂的座谈中，也不时会有人起身，抱歉地对我们说他要去看岗或执勤了。问题应该出在我们自己。我一厢情愿地预设了一个过于阳春白雪的场景，反倒让战士们觉得不太自在。我决定不找玉了。玉固然珍贵，可高山耸峙的终归还是石头。这种感觉是我与他们面对面坐在连队宿舍的小马扎上，同他们一起呼吸着汗味儿浓郁的空气时才产生的。

这是我头一次来到南疆边防，不论是对这片土地还是对这里的官兵，

# 阅读边防

■王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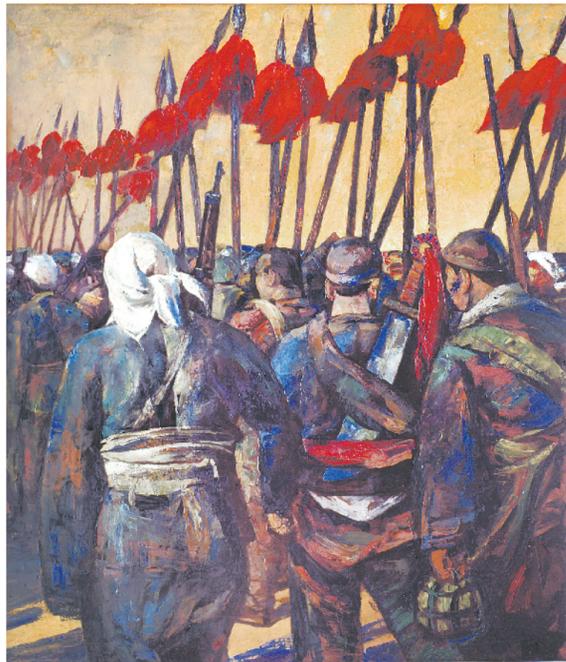
我都没有发言权。既然如此，难道不应该是他们来告诉我才对吗？这么一想，感觉就好多了。在墨玉，我和身材高大的副连长站在连队楼道的栏杆边上聊了好一阵。他是山西吕梁人，入伍之初在北疆，军校毕业后分到南疆，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天文点边防连当了两年排长，不久前才刚下山。我想请他给我描述一下山上的生活，可他除了笑嘻嘻地说，刚上去的时候头疼得睡不着觉，山上光秃秃什么也没有，没有自来水，一年到头都要烧暖气之外，似乎就想不起什么了。很可能并非想不起，而是想起的太多，让他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所以他沉默了一会儿，用一句“也没啥，慢慢就习惯了”作了小结。他的讲述并不生动，其间大片留白，却让我觉得神秘而丰富。他还告诉我，他的女朋友也在和田。听上去，他会在沙漠边缘安家，并在这辽远的边防长期驻守下去。

在皮山，连队小院坐落在布满葡萄架的民族村庄里，几个战士给我们讲自己喜欢看的书，《平凡的世界》总是少不了的。一路上，我总是不停地建议他们多看点经典名著，这对我而言是个稳妥的策略，看名著总是不会错的，不是吗？可那一天，我忽然又有点不踏实起来。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真的也在

读名著吗？当年在连队，我曾给战士们买过一套近百本简装版的世界文学名著。记忆中，除了一本《鲁滨逊漂流记》被翻烂之外，其他的书到我离开连队时依然崭新如初。名著当然是好的，但好与需要之间，也许就像叶城和阿里之间，在地图上看着不远，而实际上却隔着艰难的道路。

在叶城，一个列兵独自站在文化活动中中心的角落里，拿着西元的小说集看了很久。他眉目清秀，谈吐文雅，对我说的“某些杂志可以少看”的观点颇不赞同。“为什么要少看呢？我觉得那些文章很好呀！”他很认真地看着我，仿佛我冒犯了他所珍视的东西。我此行受到的唯一一次轻微的反驳，来自这个19岁的四川兵。同样是在叶城，年轻的旅政委和我在门口抽了两支烟。他让我看他手机里几天前拍摄的沙暴视频，又郑重地建议我找机会跟他们一起上一趟高原。“上去一趟你就知道了，你会有很多可以写的。”他很在行地说，“写作得有生活对吧？那里有你想像不到的生活。”

在疏勒，一个四川兵说，到秋天他的两年服役期就满了，他还没想到到底是回去继续读大学，还是留下来转士官，因为他现在很喜欢当报道员的感觉。“你觉得我应该选哪种呢？”他趴在椅子靠背上，仰着脸问我。那一刻，我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油画)

马光剑作



长征

第4560期

